

祛諭

疑俗

說文



祛

疑

說

儲
泳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論 俗 文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 本：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
統 一 書 號：一 七 〇 一 八 · 一 五 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
海稗海學津討原藝海珠塵
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
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
要於後

四庫全書提要

祛疑說一卷。宋儲泳撰。泳字文卿。號華谷。僑居華亭。工於吟咏。其詩集今已失傳。惟詩家鼎鑪。至元嘉禾志中稍載其遺篇一二而已。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。久而盡知其情僞。因作此以辨之。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中。而多所刪削。僅存十之五六。題曰祛疑說纂。殊非儲氏之舊。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。蓋猶當時完本也。中間惟辨脈一條。爲論醫理。墨說一條。爲論雜藝。餘皆考陰陽五行家言。及關方士幻妄之術與黃白之說。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。持煉爲心之誠正。又謂神像之靈。靈於人心。又謂陰陽拘忌之說。大而緊者避之。小而緩者略之。合於理者存之。背於理者去之。其言皆平。易月實足以警醒世俗。泳嘗作易說。見於丁易東所引。又嘗爲老子註。蓋雖泛濫道術。而能折衷於經義者。宜其立說之悉軌於正也。

祛疑說

易占說

宋 雲間儲 泳撰

筮易以善古法也。近世以錢擲爻。欲其簡便。要不能盡卜筮之道。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。無字者爲陽。故兩背爲拆。二畫也。兩字爲單。一畫也。朱文公以爲錢之有字者爲面。無字者爲背。凡物面皆屬陽。背皆屬陰。反舊法而用之。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。或謂古者鑄金爲貝。曰刀曰泉。其陰或紀國號。如鏡陰之有款識也。一以爲陰。一以爲陽。未知孰是。大抵筮必以著求爲簡便。必盡其法。余嘗以木爲三。彈丸九。各六面。三面各刻三畫。三面刻二畫。呵而擲之。以盡老少陰陽之變。三九各六面。十有八變之義也。三面爲三。乾之九也。三面爲二。坤之六也。此用九用六之義也。三者。乾之一畫。函三也。二者。坤之一畫。分二也。此塞天兩地之說也。三九擲之皆三。則成九。老陽數也。三九皆二。則成六。老陰數也。兩二一三。則成七。少陽數也。兩三一二。則成八。少陰數也。所用者乾坤之畫。以成八卦。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。九象太極之一也。三三爲乾。二二爲坤。象兩也。三九者。象天地人之三才也。每九得數十五。洛書皇極數也。合三九之數而爲四十有五。河圖九宮數也。上二則下三。上三則下二。動靜皆五。故五藏於用。參以四十五數。大衍之數五十也。三九成九於上。則三九伏六於下。此老陽變陰之體也。三九成六於上。則三九伏九於下。此老陰

變陽之體也。二三相對。每九各具三五。此三五以變。錯綜其數之旨也。體圓而轉。變動不居也。六位相乘。周流六虛也。三九六擲而成卦。亦十有八變之義也。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。又合老少陰陽之變。嘗於舟中以語同志。朱子美大以爲然。因著其法。與好事者同其用。

辨脈

醫者可以生人。可以殺人。所係尤重。故世子拜醫。重之至也。切脈之際。沈微弦緊之小差。投藥之間。表裏汗下之小誤。則不復有再生之理。此世之所通患。然亦在所未暇論。夫所謂脈者。世皆知王叔和之脈訣矣。左心。小腸。肝。膽。腎。右肺。大腸。脾。胃。命。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。醫者於一指之間。以前半指爲心。後半指爲小腸。他部皆然。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。以輕取重按之間。爲五臟六腑之別。切脈之法。其說有二。彼是則此非。彼非則此是。部位未定。況望其不繆於證耶。又有大可疑者。婦人之脈。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。與男子爲相反。而脈訣謂反此背看。切疑其有說也。夫男子婦人。形體絕異。陰陽殊途也。故男生而覆。女生而仰。男則左旋。女則右轉。凡陽氣則自下而上。陰氣則自上而下。男主施與。陰主翕受。而男子之至命在腎。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。女人之命在乳。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。氣形皆異。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也。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耶。況背看二字。殆必有說。旣言反此。又言背看。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而已也。及觀褚澄尊生經。而前之疑者。始以自信。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脈背看。如褚澄之說者。尊生經曰。脈分兩手。手分三部。隔寸尺者。命之曰關。去肘度尺曰尺。關前一寸爲寸。左手之寸極上。右手之尺極

下男子順。自下生上。故極下之地。右尺爲受命之根本。如天地未分。元氣混沌也。既受命矣。萬物從上而出。惟脾爲先。故尺上之關爲脾。脾土生金。故關上之寸爲肺。肺金生水。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。腎水生木。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。肝木生火。故關上之寸爲心。女子陰逆。自上生下。故極上之地。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。既受命矣。萬物從土而出。惟脾爲先。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。脾土生金。故關下之尺爲肺。肺金生水。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。腎水生木。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。肝木生火。故關下之尺爲心。男子右手尺脈常弱。初生微眇之氣也。女子右手尺脈常強。心火之位也。非男非女之身。感以婦人。則男脈應診。動以男子。則女脈順指。不察乎此。難與言醫。褚澄尙主爲宋駙馬都尉。察脈如神。著書十篇。曰尊生祕經。此其一也。

辨針

陰陽家之說尙矣。其間得失是否。未易輕議。要亦驗諸事折諸理而已。地理之學。莫先於辨方。二十四山於焉取正。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。用丙午中針。則差西南者兩位有半。用子午正針。則差東南者兩位有半。吉凶禍福。豈不大相遠哉。此而不明。他亦奚取。曩者先君卜地。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爲一。以子午正針爲是。各自執其師傳之學。世無先覺。何所取正。而兩者之說。亦各有理。主丙午中針者曰。狐首古書。專明此事。所謂自子至丙。東南司陽。自午至壬。西北司陰。壬子丙午。天地之中。繼之曰。針雖指南。本實懸北。其說蓋有所本矣。又曰。十二支辰。以子午爲正。厥後以六十四卦配爲二十四位。丙實配午。是午一位而

丙共之。丙午之中，卽十二支單午之中也。其說又有理矣。主子午正針者曰：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，禹坎正南北之位，丙丁輔離，壬癸輔坎，以八方析爲二十四位，南方得丙午丁，北方得壬子癸，子午實居其中，其說有理，亦不容廢。又曰：日之躔度，次丙位則爲丙時，次午則爲午時，今丙時前二定之位，良亦勞止，因著其說，與好事者共之，但用丙午中針，亦多有驗，適占本位耳。

墨說

製墨之法，取煙不過欲其輕遠，而水之重，輕膠之分兩，隨時增減，大槩不甚相遠。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，發其光焰，不知天下至黑，何以加於油煙？入藥一分，減色一分耳。惟當事治膠法，煎膠之次，恐其滯也，有藥以醒之，恐其烈也，有藥以敗之，故藥去而性存，膠成而體不雜。膠煙之外，不用一藥，此墨之所謂膠法也。夫煙之所以黑者，搗練之功也。今之製墨者，以手搜劑，緩則燥裂，一再蒸之，已失其性，況敢搗練千杵耶？得製膠之法，又能緩膠之性，則入鐵石臼中搗之一二千下，膠性如飴，惟意所適，然後作錠，出煙之黑色，發煙之光焰，未有過於此者。區區秦皮、紫草之類，適爲膠法累耳。雅意文房者，不可不知此理。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。

道家之行持，卽吾儒格物之學也。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爲主，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，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。神運於此，物應於彼，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，非至神孰能與此？嗚呼！廣大無際者心也，隔礙潛通者神也。然心不存則不明，神不養則不靈，正以存之久而自明，誠以養之極而自靈。世之學者，不務存養

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。亦猶汲甘泉於枯井。採英華於槁木。吾見其不可得矣。及其氣索神驚。取侮致敗。乃歸怨神之不靈。法之不驗。良可悲也。

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

符印呪訣。行持之文具也。精神運用。行持之玄機也。感應乃其枝葉。煉養乃其根本。不知其根本玄妙。而徒倚符印呪訣爲事。雖甚靈驗。亦徒法耳。蓋符印本不能自靈。依神通而感應。苟得感通之道。何假符印呪訣哉。彼時師不達深妙。持將祭則靈之說。以愚後人。遂使後學一意祭賽。損物傷生。召引無依。求食之鬼。日至月增。結成徒黨。自謂驅攝。揮指如意。不知以邪攻邪。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。余自總角愛行持。傳授殆徧。法書數箱。印幾百顆。意謂法止於此。道心堅猛。天誘其衷。忽遇至人。授以口訣。不出數旬。遂縱橫於諸法中。方知將吏只在身中。神明不離方寸。符印呪訣。皆符合之具也。世之志尙清高雅意。道法者。不可不知此理。

呪水自沸 移景法

正法出於自然。故感應亦廣大。邪法出於人爲。故多可喜之術。余舊見呪水者。不施藥物。立使騰沸。始甚奇之。及得其說。乃以猪囊藏袖中。用手法助之耳。如移景之法。類多髣髴。惟一法如烈日中影。人無不見。視諸家移景之法。特異。及得其說。乃隱像於鏡。設燈於旁。燈鏡交輝。傳影於紙。此術近多施之。攝召良可笑也。大抵行持正法。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。本無心於奇怪之應。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。聳動見聞。

也。至於召雷而雷，禱雨而雨，此亦誠通物格之妙，自然而已。豈容以人僞參之哉。

叱劍斬鬼

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，每置劍空室中，以水灑之。叱其斬妖，對衆封閉，來日啓之，流血滿地。數年後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，既久聞名，厚加禮遇，而求其法，始甚珍祕。久之許傳，乃出示一草實，密以擦劍，含水大噴，經夕視之，水皆血色，一見釋然。蓋人之與鬼，陰陽一氣耳。一氣受形而爲人，一氣離形而爲鬼，血因形而生，既不受形，何從有血。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，君子可欺以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。

呪藥煙起 呪藥自焦

舊聞呪藥而煙起，或呪而藥焦者，心雖知其爲術，不知其所以爲術也。後因叩之道師，乃知藥之煙者，藏藥於藥，託名以呪，然之則藥如煙起，其藥之焦者，藏鏡於頂，咸召陽精，舉藥就鏡，頃之自焦，是知奇怪之事，非藥則術不足多也。

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卽化

向有行雷法者，以夜遊艾納，數藥合而爲香，每燒則煙聚爐上，人身鳥翼，恍如雷神，所至敬向，不知其爲藥術也。師巫多挾術以欺世，向見一女巫，應有所禱，必納香錢，使自投於淨盂中，隨即不見。人多神之，後得其術，乃用葶藶、水銀、雜草藥數種，埋之地中，七七藥成，每密投少許於水中，錢入卽化，挾邪術，託鬼神。

以欺世。如此類者甚多。不欲盡紀。姑敘數端。以祛後來者之感。

請封書仙

降筆之法甚多。封書降筆者最異。其封愈多而牢。其拆愈易而疾。惑而信者多矣。不動全封。可隨意而書。或以天麻子油書之。不見其跡。此實鬼拆書之術耳。然有挾此資身者。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。

呼鶴自至

向遇一道友。能呼鶴。雀之類。從而求之。幾月。乃許傳授。其法用活雄鳩血書符。殺命助靈。心已不喜。先授七字呪。約旦旦教以作用。閱其呪語。盡從反犬。有狐。狸等字。方知此爲嶺南妖術耳。遂不卒受其說。彼察知不悅。亦就辭去。戲已無益。況左道乎。好怪傷生。尤非仁人君子之事。

呼鼠祛蚊

自幼愛接道友。有一人能呼鼠。羣聚。久之遣去。亦能祛蚊。自謂以法追禁。始亦疑之。久相與處。察其動靜。悉非呪法。每欲呼鼠。必先期收市狼糞。黑犬皮之類。惟祛蚊之術不可知。一夜醉寢。取其篋中香末。試燒蚊悉遠去。但不知其用藥。然正作荷花香。來日叩之。微笑不答。想亦荷花之鬚耳。

覆射

覆射之法甚多。如覆命認錢之類。無非暗號。如左右多少之類。出於筆法。此不足道。惟一法用七言詩兩首。括天下字。凡有音者。皆包羅而不遺。兩詩各四十九字。分前後片。前片四十九字。內以三字分上去入

聲一字爲疊。實四十五字耳。此四十五字分喉、齒、唇、舌四音。後四十九字總括諸韻。合成反切。故天下字無不可知。人但見其或擊鑼鼓。或用片紙反覆以錢。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。然可求者字之音。難窮者字之體。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。否則亦徒然爾。然立法簡妙。不可得以智識推度。因著此以廣好事者之見。

知術

欺世之術。君子之未達者。固多察之。察而知其所以爲邪足矣。如知其邪而邪之。非上善之用心也。故余特敍其術之大槩。而不言其全。正慮是也。

邪正

人惟一覺性耳。覺之一字。可以斷疑情。祛邪妄。一雜亂。返眞常。人苟氣宇清明。心神虛爽。邪魅何從而入。惟其昏擾。濁亂自生。顛倒見解。故外邪客氣乘之。然外邪客氣。卽我之顛倒見解而已。非外來也。由內不自正。故曰外邪。心無所主。故曰客氣。當知覺性易昏。惟誠以養之。則明。定以持之。則清。清明之極。道乃可成。盡敬事神。不若還以事其性。天之神也。

鬼神之理

世之論鬼神者有二。持福善禍淫之說者。泥於有。持萬法惟心之說者。著於無。不究端倪。皆非至當。夫鬼神者。本無形迹之可見。聲臭之可求。謂之有則不可。至於寒暑之代謝。日星之運行。雷電風雨之倏變倏

化。非鬼神之顯著者乎。此謂之無。則又不可。蓋天地之間。惟陰陽耳。天地者。陰陽之祖也。神者。天之陽精。鬼者。地之陰氣。陰陽者。天地之妙用。鬼神者。陰陽之變化。自天統開於子。輕清之炁。一萬八百年升而爲天。天之晶華。凝結而爲日月星辰。成象既著。功用乃行。地統開於丑。重濁之炁。一萬八百年凝而爲地。地之靈氣。融結而爲山川河嶽。成形既定。胎蠻攸召。天之一氣。列而爲清明之神。主造化。運四時。地之一氣。鍾而爲福德之鬼。鎮土宇。司五嶽。如天一生水於北。水之精。化爲玄武。位鎮朔方。此天地自然之道。豈驅而爲之哉。鬼神者。陰陽顯著之名耳。二氣運行。本無形迹之可見。固不可謂之有。及其機微之積。錯揉之變。則風靈流形。妖祥示象。此天地之鬼神也。故聖人謂鬼神之德。易謂鬼神之情狀。又其可謂之無乎。鬼神者。陰陽之粹精也。依氣而聚散。氣者。形之始也。氣聚則顯然成象。氣散則泯然無跡。本於無而出。則有。出則有而入於無。古人謂鬼隱龍匿。莫知其蹤是也。夫幽深寥閭。淪寂無聲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者。推本則無也。或見光景。或聞音聲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左右者。氣感而有也。惟人稟陽於天。受陰於地。生神於陽。成形於陰。鬼神造化。皆備於我。特其體有大小。故鬼神之功用。與天地有等殊耳。知此理。則知鬼神之情狀。

陽神陰靈之說

有客舉倩女離魂話。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。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。故不能持物而還。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。故能持果而返。此事之有無。不必深辨。大概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。用不同耳。因語客曰。陽神能運物。陰神不能運。固也。今山魈物精。邪鬼而已。飛瓦走石。運致寶貨。瞬息千

里謂之陽神可乎。客不能對。後每以此問人。莫得其說。嗚呼。知此說者。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。

天道不遠說

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。後世或以爲牽合。天固未必以屑屑爲事。然殃咎各以類至。理不可誣。若遽以牽合少之。則箕子之五事庶證。相爲影響。顧亦可得而議乎。試以一身言之。五行者。人身之五官也。氣應五臟。五氣調順。則百骸俱理。一氣不應。一病生焉。然人之受病。必有所屬。太陽爲水。厥陰爲木是也。而太陽之證。爲項強。爲腰疼。爲發熱。爲惡寒。其患雜然而並出。要其指歸。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。猶貌不恭而爲常雨。爲狂爲惡也。況五官之中。或貌言之間。兩失其正。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。其爲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。以一身而審之。則五事庶證之應。蓋可以類推矣。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爲某證之應。局於一端。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。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。受病蓋不止一證。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。局以一證。論之未爲得也。夫冬雷則草木華。蟄虫奮。人多疾疫。一沓使然。景星慶雲。不生聖賢。則產祥瑞。象見于上。則應在于下。如虹蜺妖氣也。當大夏而見。則不能損物。百物未告成也。秋見則百穀用秬矣。或入人家而能致火。飲井則泉竭。入醬則化水。和氣致祥。妖氣致異。厥有明驗。天道感物。如響斯應。人事感天。其有不然者乎。如風花出海而爲飄風。山川出雲雨爲時雨。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。則知清明前一日霜止。霜降後一日見霜。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。五日十日而往。前後同占。欲出秧苗。必待霜止。每歲推驗。若合符節。天道果遠乎哉。感於此則應於彼。有此象則有此數。乃不易之理也。

神像所以靈

設土木像敬而事之。顯應靈威。此非土木之靈。乃人心之靈耳。夫壇、場、社、廟。或興或廢。有靈有不靈者。係人心之歸與不歸。風水之聚與不聚。蓋人者具真覺之靈。受中和之氣。天地之內。莫靈於人。人心所聚。靈氣之所聚也。彼得風水之利者。氣脈停止。人心精爽。得以依之。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。其失風水之宜者。和氣不聚。人心精爽。無所依棲。隨而蕩散。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。凡壇、場。立於風水會聚之地。而人心歸鄉。未有不靈而福德者。愚人不知此理。欲助其靈。乃取活蛇、生駒。或縛獼猴。藏於土木偶之胸腹。此非助靈之道。實助其妖孽耳。知者不可以不戒。

陰陽家多拘忌

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。信哉斯言。將盡從之。則彼可此否。不勝其牽制。將盡棄之。則禍福顯驗。有不可誣者。然則何爲而可。余爲之斷曰。大而緊者避之。小而緩者略之。合於理者從之。背於理者去之。如太歲一星。出元經非歲禮也。九梁會煞之類。此大而緊者。所當避忌。如蠶室、太陰、狼籍、流財之類。此小而緩者。可以略去。不必盡求合也。如歲位吉凶。九宮飛白。六壬之四殺沒於四維。六神制於六道。遁甲之趨三避五。逼迫刑格。旨意玄微。立法深妙。皆萬世不可刊者。所當遵用。夫復何說。如四衝所通忌。活曜則取以爲吉。三方實死法。五符謂百無所忌。不通於理。烏可準憑。論陰陽者。既知去取。又當以胸中活法參之。如金神、惡殺也。其權司秋。其位居兌。正秋作之。復值巳酉丑地。決不免禍。如作於夏。或值丙離。權去勢衰。未爲深害。卽

此而論。則活法可類推矣。故曰。安得圓機之士。語九流乎。此太史公之微旨也。夫人生天地間。應變酬酢。未有不爲陰陽束縛者。烏可不知所趨避哉。惟君與相。勢位力量。可以幹造化。贊陰陽。鎮靖方隅。制伏神煞。下此所不當忽也。至於窮理盡性之聖賢。得道心空之高士。離五行。超物外。天地不得達其機。鬼神不得窺其迹。豈陰陽所能籠絡哉。如此者。又不可以概論。

辨身壬法

陰陽家多拘忌。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。然吉凶影響。要不可廢。如酒醕遇弦而生涎。糟醬遇潮而作湧。鷄子日中則正。日昃則偏。鵲避歲君。燕避戊己。一炁運化。萬物莫逃。人亦天地之一物。豈能獨立於陰陽之外哉。自羲和之學。失其世守。而文字之傳。或多剽切。世罕精於此道。如造作一法。人所常用。大要先論身壬之法。則大不可曉。夫所謂身壬者。陰陽二命。皆起於壬也。其詩有曰。陽遇牛門當返照。陰逢雞嶺急須回。故十歲起亥。陽命遇丑而返。陰命遇酉而回。舉世用之。殊不察理之所在。其法一十起亥。二十在丑者。十在子。四十在亥矣。今逐年行運。三十九歲在卯。四十乃在寅。寅與亥相去四位。一凶一吉。何去何從。先賢立法。宜不如此之外。且戾也。惟朱子美家藏鼻祖祕書。得其全法。頗合於理。未嘗語人。其詩有曰。陽遇牛門當返照。陰逢雞嶺急須回。跳過三宮雙女位。一年一位逆歸來。陰遇午申爲大利。陽逢寅子永無灾。得此全法。乃合身壬之運。其流年所至。悉與起數脗合。如四十在亥。流年四十亦至亥。並無差舛。乃知剽切之學。誤天下後世多矣。此大而要切者。其疎繆且如此。況其他星煞乎。大抵吉凶星煞。不外乎數。此法